

詹 鎡 主 編

李 白 全 集 校 注 彙 釋 集 評

詹鎋 主編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
六

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李太白文集卷第十八

歌詩四十六首

遊宴下

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

吳中

【題解】

《李白詩文繫年》：「勞格《讀書雜誌》卷七《杭州刺史考》列李良於杜元志、陳彥恭之間，以良爲開元間刺史。勞氏雖無確據，然孫逖有授李良等諸州刺史制，逖之爲中書舍人在開元二十四年至天寶三載間（見《舊唐書》本傳）。又天寶六載太白二次來遊會稽，時杭州刺史爲張守信（下天竺摩崖石刻源少良等題名：『監察御史源少良、陝縣尉陽陵、此郡太守張守信天寶六載正月二十三日同遊。』《唐會稽太守題名記》謂守信『天寶七年自杭州刺史授越州都督』，見《會稽掇英總集》十八）。則勞氏之假說，必去事實不遠。今繫於天寶元年白入京以前。又詩云：『天竺森在眼，松風颯驚秋。』當是秋季作。」本集卷十四有《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》詩，天竺寺在今浙江省杭州市，有上中下三寺，此指下天竺寺。《嘉慶一統

志》卷二八三《杭州府·寺觀》：「天竺寺有三，一在錢塘縣飛來峯南，曰下天竺寺。」

挂席凌蓬丘^(二)，觀濤憩樟樓^(三)。三山動逸興^(四)，五馬同遨遊^(五)。天竺森在眼，松風颯驚秋^(六)。覽雲測變化，弄水窮清幽。疊嶂隔遙海^(七)，當軒寫歸流。詩成傲雲月，佳趣滿吳洲^(八)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無吳中二字題下注。

〔松風〕風，宋本、咸本作門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風。按作風是，今據改。

〔遙海〕海，郭本、劉本、朱本俱作響。王本注云：「罪玉本作響。按響字義長。」

〔詩成〕詩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嚴評本俱作轉。劉本注云：「詩一作轉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舊題東方朔《海內十洲記》：「蓬丘，蓬萊山是也。」

〔二〕朱注：「樟樓即樟亭也。在浙江東岸，白送王屋山人詩云『樟亭望潮還』，枚乘《七發》云：『將以八月望日，觀濤於廣陵之曲江。』」《夢梁錄》卷十：「樟亭驛，即浙江亭也。在跨浦橋南江岸。」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五五：「樟亭驛，晏元獻公《輿地志》云：在錢

唐縣舊治之南五里，今爲浙江亭。」

〔三〕三山，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。《史記·始皇帝本紀》二十八年：「齊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」正義：「《漢書郊祀志》云：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渤海中，去人不遠，蓋曾有至者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其物、禽獸盡白，而黃金白銀爲宮闕，未至望之如雲，及至，三神山乃居水下，臨之患且至，風輒引船而去，終莫能至，云世主莫不甘心焉。」

〔四〕五馬，太守的代稱。《玉台新詠》卷一《日出東南隅行》：「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。」太守稱「五馬」的來歷，說法不一。一：宋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二《五馬》，認爲可能出於《詩·鄘風·干旄》：「良馬五之。」又據漢鄭玄《周禮》注，認爲漢太守相當於舊時州長，出則御五馬。二：宋彭乘《墨客揮犀》卷四認爲古代一乘有四馬，按《漢官儀》漢時太守出行增加一馬，爲五馬。後即以五馬爲太守的代稱。

〔五〕天竺，楊注：「錢唐諸寺，天竺最盛，山有一門，南北相望。而上下兩天竺寺。自西湖入天竺寺路，夾道皆古松，其地名曰九里松。靈隱、天竺同在一處，皆由松門而進。《圖經》：杭州靈山之陰，北澗之陽，即靈隱寺。靈山之南，南澗之陽，即天竺寺，二澗流水，號錢源泉。遠寺峯南北，至峯前，合爲一澗。」

〔六〕遙海，朱本作遙響。注云：「遙響者，疊峯空嵌之音也。任昉詩云：『疊嶂易成響。』」

〔七〕洲字，朱本作州。注云：「吳州者，杭亦吳地也。」顏延年《北使洛》詩：「振楫發吳洲。」

朱曰：「此白過杭州之時與姪刺史良同遊天竺寺而作。言掛席欲至乎三山之蓬丘，而觀濤先憩於浙東之樟亭。三山雖然動我之逸興，而未易到。五馬同我之遨遊，而西湖天竺之勝，森然已在吾目中矣。九里青松，其風颯然，境界清涼如秋先至，誠無異於蓬丘與三山也。覽浮雲之卷舒，則知天地變化之無常，涉南北之澗水，則知源泉幽深而流遠。疊嶂崔嵬而隔遙響，空谷傳聲之遠也。澗水縈迴寫於軒前，歸流映帶之長也。天竺勝槩適此良遊，不待雲月已爲奇觀，而佳趣滿乎三吳之地矣，曾何減於蓬萊與三山乎？」

〔集評〕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古調，律亦濃厚。」

〔備考〕

安注繫此詩於開元二十七年。

同友人舟行遊台越作

〔題解〕

台越，指台州、越州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二六：「武德四年討平李子通，於臨海縣置海

州，五年改海州爲台州，蓋因天台山爲名。」地在今浙江臨海縣。又「後漢順帝時，陽羨令周喜上書，以吳越二國，周旋一萬一千里，以浙江山川險絕，求得分置。遂分浙江以西爲吳郡，東爲會稽郡。自晉至陳，又於此置東揚州。隋平陳，改東揚州爲吳州，大業元年改爲越州。」在今浙江紹興。

楚臣傷江楓^(二)，謝客拾海月^(三)。懷沙去瀟湘^(四)，挂席汎溟渤^(五)。蹇予訪前跡^(六)，獨往造窮髮^(六)。古人不可攀，去若浮雲沒^(七)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蕭本、元刊二十六卷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王本題俱作同友人舟行，無遊台越作四字。

〔懷沙〕沙，朱本作砂，誤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楚臣，朱注：「屈原也。」《楚辭·招魂》：「湛湛江水兮上有楓，目極千里兮傷春心。」王逸注：「言湛湛江水，浸潤楓木，使之茂盛。傷己不蒙君惠，而身放棄，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。」

〔二〕謝客，《詩品》卷上：「初，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，是夕，即靈運生

於會稽。旬日，而謝玄亡。其家以子孫難得，送靈運於杜治養之。十五方還都，故名『客兒』。』以此詩人多稱之爲謝客。其《遊赤石進帆海》詩有云：「揚帆采石華，挂席拾海月。」《文選》卷一二郭璞《江賦》：「王珣海月。」李善注：「《臨海水土物志》曰：『海月，大如鏡。白色正圓，常死海邊，其柱如搔，頭大，中食。』按海月乃海中動物，一名窗貝，肉可食，貝殼可嵌門窗。」

〔三〕懷沙，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謂屈原作《懷沙》之賦，「於是懷石遂自沉汨羅以死。」〔四〕挂席，《文選》卷二二謝靈運《遊赤石進帆海》李善注：「揚帆、挂席，其義一也。」溟渤，海也。《文選》卷三一鮑照《代君子有所思》：「穿池類溟渤。」李善注：「溟渤，二海名。」

〔五〕蹇，發語詞。通「蹇」。《楚辭·九歌·湘君》：「君不行兮夷猶，蹇誰留兮中洲？」王逸注：「蹇，詞也。」

〔六〕窮髮，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」司馬彪注：「窮髮者，北極之下無毛之地。」謝靈運《遊赤石進帆海》：「周覽倦瀛壖，況乃凌窮髮。」

〔七〕《文選》卷二五劉琨《重贈盧諶》：「時哉不我與，去乎若浮雲。」

第一段，朱曰：「同友人舟行，詞多自敘，言屈原傷心於江楓則懷砂（當作沙）於瀟湘，靈運欲拾乎海月則掛帆於海中，此古人之舊跡也。我欲訪其舊跡，踵而行之，獨往於窮荒之地，亦云難矣。古人既往，不可復返，去若浮雲，漠然而不可留矣。雖欲訪而效之，其可得乎？」

願言弄倒景^(二)，從此鍊真骨。華頂窺絕冥^(三)，蓬壺望超忽^(四)。不知青春度，但怪綠芳歇。空持釣鼇心^(四)，從此謝魏闕^(五)。

【校記】

〔絕冥〕冥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全唐詩本俱作溟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願言，思念。《詩·衛風·伯兮》：「願言思伯，甘心疾首。」箋：「願，念也。」倒景，《文選》卷十一孫綽《遊天臺山賦》：「或倒景於重溟。」李善注：「重溟，謂海也。山臨水而影倒，故曰倒景也。」弄倒景，即泛舟。

〔二〕華頂，《方輿勝覽》卷八：「華頂峯，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，蓋天台第八重最高處，高一萬丈。絕頂東望滄海，俗號望海尖。草木薰鬱，殆非人世。孫綽所謂『陟降信宿，迄乎仙都』是也。」王注：「絕冥，遠海也。」

〔三〕蓬壺，即蓬萊。古代方士傳說爲仙人所居，王嘉《拾遺記》一《高辛》：「三壺則海中三山也。一曰方壺，則方丈也；二曰蓬壺，則蓬萊也；三曰瀛壺，則瀛洲也，形如壺器。」《文選》卷五九王粲《頭陀寺碑》：「東望平皋，千里超忽。」呂向注：「超忽，遠貌。」

〔四〕釣鼇，《列子》卷五《湯問》：「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，實惟無底

之谷。……其中有五山焉，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萊。……五山之根無所連著，常隨潮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暫峙焉。仙聖毒之，訴之於帝，帝恐流於西極，失羣聖之居，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，舉首而戴之。迭爲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。五山始峙。而龍伯之國有大人，舉足不盈數步，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釣而連六鼇，合負而趨，歸其國，灼其骨以數焉。於是岱輿、員嶠二山，流於北極，沉於大海。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。」後因以釣鼇喻抱負遠大。李白《贈薛校書》詩：「未誇觀濤作，空鬱釣鼇心。」

〔五〕魏闕，《莊子·讓王》篇：「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：『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，奈何？』」高誘注：一說，魏闕，象貌也。懸教象之法，浹日而收之。魏魏高大，故曰魏闕，言身雖在江海之上，心存王室，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。」郭象《莊子》注同。

第二段，朱曰：「言古人之舊跡既不可攀，惟願凌倒景，鍊金骨，遊於華頂、蓬壺之間，絕塵離世，以從仙人可也。因綠芳之歇，則知青春之去，歲月易邁矣。空有釣鼇之心，又恐老之將至，於是辭魏闕，返故丘。而決於獨往，庶幾上攀乎古人之前跡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亦穩淨，起兩事雙頂，鍛句工。」

【備考】

奚祿詒曰：「以楚臣、謝客說起，以『謝魏闕』結，其本旨總是懷君。中間訪古人，鍊真骨，俱感激之語耳。」（批《李詩通》）

《繫年》繫此詩於天寶六載，謂：「按末聯云：『空持釣龍心，從此謝魏闕。』當是去朝以後所作。」

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長安

【題解】

終南山，秦嶺山峯之一，在西安市南。又稱南山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一關內道一萬年縣：「終南山，在縣南五十里。」《雍錄》卷五：「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，西起秦、隴，東徹藍田。凡雍、岐、郿、鄠、長安、萬年相去且八百里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，皆此之一山也。」《通志》卷二九《氏族略五》：代北複姓：「斛斯氏，其先居廣牧，世襲莫弗大人，號斛斯部，因氏焉。」《校注》：「杜甫《過斛斯校書莊》自注云：『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，嘆其歿後方授一官。』《全唐詩》引《英華》注云：『即斛斯融。』」杜又有《聞斛斯六官未歸》詩，其中有句云：「走覓南鄰愛酒伴」，自注：「斛斯融，吾酒徒。」未知斛斯山人即其人否。

暮從碧山下，山月隨人歸。卻顧所來徑，蒼蒼橫翠微^(一)。相攜及田家，童稚^(二)（一作稚子）開荆扉^(三)。綠竹入幽徑，青蘿拂行衣。歡言得所憩，美酒聊共揮^(四)。長歌吟松風^(五)，曲盡河星稀。我醉君復樂，陶然共忘機^(六)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無宿字。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無長安二字題下注。朱本題中終南山無山字。

〔及田家〕及，英華作反。

〔童稚（一作稚子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俱無一作稚子注。英華作稚子。

〔幽徑〕徑，宋本、咸本作援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、英華俱作徑。英華注云：集作援。劉本、胡本俱作軒。劉本注云：援一作徑。按徑字是，今據改。

〔河星稀〕河星，胡本作星河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翠微，山嶺之色。《爾雅》卷七：「山未及上，翠微。」郭璞注：「近上旁坡。」邢昺疏：「謂未及頂上，在旁陂陀之處，名翠微。一說山氣青縹色，故曰翠微也。」朱諫云：「橫翠微者，路從山頂入也。如浩然詩云『羣山入戶登』。」王堯衢《唐詩合解》卷一：「山氣遠望則翠，近之則翠漸微，今山漸遠，亦曰翠微。」

〔二〕荆扉，柴門。《文選》卷二沈約《宿東園》：「荆扉新且故」，李周翰注：「以荆爲門扉。」

〔三〕揮，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飲玉爵者弗揮。」鄭玄注引何云：「振去餘酒曰揮。」

後指傾杯飲酒。《唐詩合解》：「又能置美酒以共飲，正如淵明詩云：揮茲一觴，陶然自樂。」

〔四〕吟松風，《唐詩合解》：「我乃長歌而吟松風之曲。」古樂府琴曲有《風入松》。

〔五〕忘機，道家語。機謂機巧之心。《唐詩合解》：「不覺機慮俱清，不復與山人有形骸之隔矣。」

朱曰：「言傍晚乘月而過山巔，宿田家。童子開門以相迎，綠竹青蘿，行入幽逕，欣然得所憩息，復舉美酒以相酌也。長歌於松風之下，曲盡而夜闌矣。主人醉而賓客樂，陶然忘機，邂逅一會而情則繾綣也。」

唐汝詢《唐詩解》卷四：「此詩首述下山之景，次寫田家之幽。既得息足之所，則相與樂飲酣歌，忘夜之久，遺世之情且與山人俱化矣。」

《李詩直解》：「此下終南過隱士之家得酒共樂以忘機也。言天色已晚，從終南而下，幸皓月逐人歸矣。回顧所來之路，蒼蒼杳靄以橫翠微之間也。相攜到農家，童稚歡迎，開荆扉以待，何情禮之兼至哉！門前綠竹入幽靜之徑，徑上青蘿拂行人之衣，歡言得憩，美酒共揮，故乘興長歌以吟松風之曲，曲盡更深，而見河星之稀，我醉矣君復樂，不知主之爲主，客之爲客也，陶然相忘於機心之外而共遊真率之天矣，今夜之宿不大可樂哉。」

《唐詩合解》：「首四句言下山時，次四句是過斛斯山人也，末六句便寫『宿置酒』三箇字。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：起四句：「作絕更有餘地。」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絕似陶，真意宛然。」

朱云：「此詩敘事有次第，詞意簡樸，音節清亮。描寫景色有如畫出，自老杜以下，王右丞或能企及，餘則勉強粧點，而情與景亦反晦矣。」

《詩歸》卷十五，起四句，鍾惺曰：「似右丞。」譚元春曰：「作絕句即妙矣。」「長歌」二句，鍾惺曰：「寂然有景」末二句，鍾惺曰：「去此二語妙。」

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：「清曠中無英氣，不可效陶，以此作視孟浩然，真山人詩爾。」

吳昌祺《刪訂唐詩解》卷二：「自可彥于柴桑。」

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卷二：「太白山水詩亦帶仙氣。」

《唐宋詩醇》卷七：「此篇及《春日獨酌》、《春日醉起言志》等作逼真泉明遺韻。」

《李太白詩醇》卷四：「置之《柴桑集》中，誰知鳥雌雄？」

【備考】

《繫年》繫此詩於天寶三載，安注繫於天寶二年，《選集》則以爲開元年間作。

朝下過盧郎中敘舊遊

【題解】

郎中，尚書省官名，從五品上。盧郎中名字不詳。

君登金華省^(一)，我入銀臺門^(二)。幸遇聖明主，俱承雲雨恩^(三)。復此休浣時^(四)，
閑爲疇昔言^(五)。卻話山海事，宛然林壑存^(六)。明湖思曉月，疊嶂憶清猿^(七)。何
由返初服^(八)，田野醉芳樽^(九)。

【校記】

〔清猿〕清，宋本作青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清。朱本作秋。繆本改作清，今照改。

〔芳樽〕樽，朱本作尊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金華省，劉孝綽《歸沐呈任中丞昉詩》：「步出金華省，遙望承明廬。」金華殿，漢殿名。《漢書·敘傳》：「時上（成帝）方鄉學，鄭寬中、張禹朝夕入說《尚書》、《論

語》於金華殿中（顏師古注：『金華殿在未央後。』），後作爲宮殿的通名。杜甫《聞高常侍亡》詩：「虛歷金華省。」蔡夢弼注：「《漢宮闕記》：金華殿在未央宮、白虎觀右，祕府圖書皆在焉。故王思遠《遜侍中表》云：『奏事金華之上，進議玉臺之下』。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，蓋出此也。」

〔二〕銀臺門，《雍錄》卷四：「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，稍退北有門，榜曰翰林之門。」

〔三〕朱注：「雲雨，君恩也。漢《張純傳》：『恩德雲行，惠澤雨施。』」

〔四〕休浣，猶休沐也。《漢律》：吏五日得一休沐。言休息以洗沐也。唐制：十日一休沐。《唐會要》卷八二：「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，上以天下無虞，百司務簡，每至旬假，許不省事，以與百僚休沐。」休浣，亦作休澣。《文選》卷三十鮑照《翫月城西門解中》：「休澣自公日。」

〔五〕疇昔，《左傳》宣公二年：「疇昔之羊子爲政。」杜預注：「疇昔，猶前日也。」

〔六〕林壑存，《世說·容止》：「庾太尉在武昌，秋夜氣佳景清，使吏殷浩、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。……後王逸少下，與丞相言及此事。丞相曰：『元規爾時風範，不得不小頽。』」右軍答曰：『唯丘壑獨存。』」

〔七〕疊嶂，《文選》卷二六任昉《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詩》：「疊嶂易成響，重以夜猿悲。」

〔八〕初服，〈離騷〉：「退將復修吾初服。」王逸注：「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。」曹植〈七啓〉：「願反初服，從子而歸。」

〔九〕芳樽，劉孝綽：〈櫟口守風〉詩：「芳樽散緒寒。」

朱曰：「言君登金華之省而爲省郎，我入銀臺之門而爲待詔，幸此同朝，遭遇聖明，俱承恩寵。適逢休暇，得敘疇昔，暫撥朝市之喧，以談山海之事，宛然林壑之在念。思明湖之曉月，憶疊嶂之秋猿，何由返吾之舊業以修初服，葛巾竹杖，居田野以醉夫芳樽乎！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雲雨恩」下：「此恩字稍勝前歡字。」

【備考】

安注繫此詩於天寶二年，謂此「詩當作於待詔翰林中期。」

侍從遊宿溫泉宮作

【題解】

溫泉宮，宮名。陝西臨潼南有溫泉，後周宇文護營造石井，隋文帝又修屋宇，並植松柏千餘株。唐貞觀十八年，太宗詔閭立本營造宮殿、湯池，命名湯泉宮。〈新唐書·地理志〉一云：咸亨二年改名溫泉宮。〈資治通鑑〉二二二胡注以爲開元十一年始更名。〈新唐書·玄宗